

## 【读书笔记】

# 汉字检索的珍贵足迹

刘 莹

读书看报见生字查字典乃人之常情，随着字书检索方法的各异我只能见到就学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又喜欢收集汉字检索方案，尤其对古字书的部首设置有所偏好，遇难题则“问到底”寻求答案。

常见文章说许慎创编部首法，而按画数排部首排字是明代梅膺祚的《字汇》首创的，另有文章说按画数排字是从金代韩孝彦、韩道昭父子的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开始的，使令自己去察《大明成化丁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（下简称《四声篇》）的检索设置，虽然见到了按画数排字，可书中韩道升作“序”里有段话，又提出个新问题，他说：“至大朝甲辰岁，先有后阳王公与秘详等以人推而广之以为《篇海》，分其画段，使学人取而有准”，这是说《四声篇》之前已经有人把同部的字按画数分段排序了。因从未见有人提过此事，显然《四声篇》首用画数一说被当事人否定了，还有一令人不解的是，这部书中万安的《重刊考订五音篇韵总序》中说“金王与秘推广《玉篇》，区其画段为《篇海》”，这里又称“王公”为“王与秘”，万安的序比韩道升的序晚 260 余年，可古人治学严谨，能随意改变前贤的名讳么？是“王公”名为“与秘”？那么“后阳王公与秘详等以人……”怎么断句呢，若为“后阳，王公与秘”这么断句，那“详等以人”不像“话”，应当怎么理解？令我陷于茫然的境地。此后，我到各地查阅资料寻师访友时，都带着问题咨询过。2002 年曾写信给中国语言现代化学会的尹斌庸先生，请其将我的疑问转交给北大的苏培成教授，

之后，此信被转给原“商务”的曹乃木先生。其实无论是谁都难以跳出那么多史料中“王与秘”的称谓范围。几年查得的结果如下：

① 韩道升的序“先有后阳王公与秘详等”<sup>1</sup>（公元 1208 年）

② 万安的总序“金王与秘推广《玉篇》区其画段为《篇海》”<sup>2</sup>（公元 1471 年）

③ 刘聪新刊序“至金王与秘推广《玉篇》区其画段为《篇海》”<sup>3</sup>（公元 1498 年）

④ 滕霄重刊序“盖《五音篇海》者金王与秘推广《玉篇》区其画段者也”<sup>4</sup>（公元 1520 年）

⑤ 徐燧重刊序“惟王与秘之五音篇海分其画段，则字无遗形”<sup>5</sup>（公元 1589 年）

<sup>1</sup> 韩道升“重编改并五音篇序”自记为泰和八年戊辰（公元 1208 年）。载于《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》金崇庆年壬申间（公元 1212 年）刊本，元代修补本，见台北：国立中央图书馆 1992 年版《善本序跋集录·小学类》。此本韩道升序中地名为“浚阳”。韩序载于多本《四声篇》中，有《大明正德十年乙亥（公元 1515 年）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；有《大明成化三年丁亥（公元 1467 年）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。金台释文儒刻本；有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小学类 187 册》齐鲁书社 1987 年版；有《续修四库全书·小学类 229 册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
<sup>2</sup> 《大明成化三年丁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（公元 1467 年）。万安序写于成化七年辛卯（公元 1471 年）金台释文儒刻本。载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小学类 187 册》；载台北《善本序跋集录·小学类》。

<sup>3</sup> 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明成化三年丁亥（公元 1467 年）本，明弘治十一年戊午（公元 1498 年）刊本，附《篇韵贯珠集一卷》明释真空撰由刘聪作新刊序。见台北《善本序跋集录·小学类》。

<sup>4</sup> 滕霄序载《大明正德（十年）乙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》（公元 1515 年），滕霄序作于明正德十五年（公元 1520 年）。又载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》正德（十年）乙亥（公元 1515 年）衍法寺集贤刊，嘉靖己未修补本。见台北《善本序跋集录·小学类》。

<sup>5</sup> 徐燧序载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》明万历（十

在一次翻阅大明成化丁亥的《四声篇》（金台释文儒刻本）时，偶然发现韩道升序中的“王公与秘详”的“与秘”二字的竖行右侧，有一竖画黑线，成为“王公与秘详等以人……”，刻书中一条小黑线误人几百年，尽管知道了问题出在韩道升的序里的误刻，可是韩道升序言中的“先有后阳王公与秘详等以人推而广之以为《篇海》”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不得其解，只好又把问题挂起来。

时至2008年4月在翻阅《续修四库全书·229册》中《四声篇》时，见挨着此篇之前有“邢準撰《新修彙音引证群籍玉篇》”（下简称《新修玉篇》），见“彙音”一词，好奇地翻看一下。在其书的卷首“自序”之前并未请人为己写序，而是刊载《梁顾博士玉篇序》和《大定甲申重修增广类玉篇海序》，确是独树一帜，细看内容令我惊奇的是数年未解的难题，居然在这里有了答案，赶紧复印《新修玉篇》，回家反复阅读这几篇序言，我觉得这是汉字检索史上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，应当予以示人，于是着手编写文章。

文章内容大致如下：

## 第一、介绍《新修玉篇》保存着 《增广类玉篇海》

邢準的书中“大定甲申重修增广类玉篇海序”（下简称《重修增广》），保存着它的前身——《增广类玉篇海》成书的来龙去脉：

洎梁顾野王作《玉篇》，穷六经之文达百氏之旨，缕分点画区别偏旁，分其篇五百四十二部，字之释文庶其详矣。迨宋贤特编《集韵》而比于《玉

七年）己丑年。（公元1589年）晋安芝山开元寺刊本。见台北《善本序跋集录·小学类》。

篇》字增之愈多，有阴祐者取其韵，有篇无者编之以为《（阴祐）徐文》其《省（篇韵）、塌（本篇韵）、（会玉）川篇》、《瓮玉（字海）》、《奚韵》收字颇有不同。又《龙瓮手镜》《会玉（川）篇》唯明梵语而徐无所载然。而详其数家篇韵皆以包含音训，陈发秘藏，辉耀千古，而又其不朽，实贤哲之能事，唯各司一端，篇秩众异，终无统纪，难以检寻，故索一字有终朝而不能得者，倘能集而为一不亦宜乎。（按：文中小括号内的楷体字为完整书名由笔者填入）

述说当时字书多且分散，不便查阅，因此有“集而为一”的需求，谁当其任？序言中记述了一位“采摭诸篇，当用者于一书”的金代学者：

王太，洺阳人也，幼习音韵，常有心于此，时请诸明公相与言曰，篇韵者分文析字之枢苦，立训申义之津涉，可使统之有宗，会之有元，多而不紊，详而不杂，无眩于目耳。……历乎数载类八家篇韵，校其相犯者芟除之，考其当用者收采之。及诸家篇中隐注尽立为大字，凡自来诸篇中有阙者，今具言之。……其如积尘之山，纳川之海，成其大就其深靡有遗焉。《玉篇》元数大字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二言，又八家篇内增加大字三万九千三百六十四言，经及音训计六十万馀字集成一书，号曰《增广类玉篇海》。

## 第二、称赞《增广类玉篇海》将 “画数”融入汉字部首检索法

“重修增广序”载：

《增广类玉篇海》，大要仿顾野王《玉篇》分部，又于每部以下，字画分为二十

段<sup>6</sup>，……以类附字以画分段，有若叶之纵条珠之在贯粲粲然，使览者无昧于字而音义俱明矣。

序后附有使用方法并举例说明：篇中每部立二十段例，先除本部偏旁，如个『仏』字，除了『人』字是二画。『訃』字除了『言』字系三画。『俚』字除了『人』字是四画。『𠂔』字除了『女』字系六画。余皆仿此。

简单的五十馀字，记述了汉字排序的新方法，例举画数在检索中的用法，这就证实了王太这位鲜为人知的金代学者，是把画数融入汉字检索的首创者。王太是继许慎创立部首法之后，进一步完善部首法的第一人，从此部首法有了在同部内汉字区分画段排序的科学方法。至于对后世字书的影响，是不言而喻的，如在韩氏父子的《四声篇》（1208）中以画数分段，在明万历三十年（公元1602年）周家栋作《洪武正韵汇编》用画数为部首排序，比梅膺祚的《字汇》早十三年。王太的“画数分段法”，惠及后世的辞书，流传至今已有八百八十馀年的历史，真可谓源远流长造福子孙。

### 第三、介绍《增广类玉篇海》为检索创造的标示图号

《重修增广》的序后，有“类玉篇海名件”一项，标示扩收单字来源的书籍，在“篇内号样”中，展示了为各书制作的图标，如“○标示《阴佑徐文》、●标示《奚韵》、◐标示《古龙龕》、◑标示《类篇》、◒标示《会玉川篇》等。图标在书中称作“号样”，其特点是白圆为阳，黑圆为阴，

<sup>6</sup> 在一部中收字多的情况下，从四画开始到二十画为止，分档排序予以标示，少于四画的和多于二十画的就不再分档了。部中收字少的不标示画数的档次。

半白半黑。带“号样”的扩收字列在各部属下的每个画段之后，指明了增收的字来自何书。后在邢準撰《新修玉篇》时，引用的书籍又增添四种“号样”，◎标示《广集韵》、◑标示《省韵》、⊙标示《切韵》、◒标示《广韵》等。“号样”的特色是大圈套小圈、套方框、套黑圆，方框套白圈。通过“号样”，读者可知两书各自的增收字和它的来源。

后在韩氏父子的《四声篇》中，也因袭此方法，设置中有“增添明头号样”一项，其中保留上述前五件号样，又把⊙改为标识《对韵音训》、◎改为标识《搜真玉镜》。增添两个号样，⊕“併了部头”、⊕《俗字背篇》。当今学者因未见到《增广类玉篇海》，误认为号样为韩氏父子始用，其实《四声篇》的号样中有继承有删减有增添，非为首创。

### 第四、把书中记述的地名、人名的差异加以比对

① 《重修增广序》：王太，洺阳人也

② 邢準《新修玉篇序》：洺阳王太，集上数家篇韵总之为一庶乎，详而不杂，条然不紊，抑又祕祥等八人<sup>7</sup>（公元1188年）

③ 韩道升《新编改并五音篇序》：先有後阳王公与祕祥等……（参见注1）

④ 明万安“重刊考订五音篇韵总序”：金王与祕……（参见注2）

⑤ 明刘聪在“篇韵贯珠集新刊序”：至金王与祕……（参见注3）

⑥ 明滕霄“重刊序”：盖《五音篇海》者金王与祕……（参见注4）

⑦ 明徐燧“重刊序”：惟王与祕之……

<sup>7</sup> 八人，即“編集校勘人”：祕祥、赵卞、周胤、张宗古、杨景、张衡、范询、李温。

(参见注5)

从金到明，多部字书中的序言都提到王与秘，这种误记讹传定然殃及后世，如“金代已有王与秘，最先将《玉篇》的单字按笔画数序重新编排为一部《篇海》了”<sup>8</sup>。“十二世纪八十年代，王与秘最先将《玉篇》的单字区其画段”<sup>9</sup>。

地名有“洺阳”，有“浚阳”（见注1）或“浚阳”（见注1）。作者的称谓除“王公”外，有“秘详”与“祕祥”，有“王公与秘”或王与秘。之后明代的多种“重刊”本，都延续“王与秘”这一误称。

实际上“人名”“地名”今有书证，均应以“重修增广序”及邢準的“增修玉篇序”为准，地名为洺阳，人名是王太、祕祥。

## 第五、赞前贤邢準功不可没

邢準在汉字检索立部上也有改革，收字、注释、音韵均有增添与考订。其序自述：

寡仆虽不达古人玄妙之闾而稍通监言，成邦之要旁搜广猎，采摭诸家篇韵数音之义，纂集编缀仅二十年，增新诸韵一千二百四十字，添重音一万二千五百四十，续添姓氏、郡望复姓、三字姓，上自一郡下至二十五望，依韵编注。一仿《玉篇》之体，于内增出“甬光𧈧𧈧”四部，仍并“𧈧”于“鬲”部；“𧈧”于“鱼”部；改“磬”为“殷”，更“磬”为“𧈧”，又添象形兼无偏旁可取者，目为“杂部”，附之卷末，……其新增字各注所出，以别立号样，凡所错误莫不革证，文悉该于古籀字，明辨于俗真，

援引经史子书，音义补苴脱遗，故目曰《新修篆音引证群籍玉篇》，庶于后来少有裨益。

邢準把部首增至五百四十四部，另设一“杂部”收一百二十余字。最后附有《龙龕》馀部凡三十六。

由《增广类玉篇海》经《重修增广》到邢準撰《新修玉篇》成为收字较多音义考究的一部著作。但是，不知为什么《四声篇》对邢準的《新修玉篇》只字未提。值得称道的是，使后世的人们可以从《新修玉篇》中看到《增广类玉篇海》在汉字检索发展中的极为珍贵的足迹，又使我们既能看到845年前《重修增广》的全貌，又可看到820年前的邢準《新修玉篇》的成果，前贤邢準可谓功莫大焉。

文章最后定稿于2008年末，寄给国图的学友，请其评阅、修改并帮我推荐给报刊。稿子寄出后觉得干了一件圆满的事。之后学会了上网查阅，随即被吸引、上瘾，一连查了好几天，大开眼界，谁料查阅《龙龕手镜》相关的资料时，见到有梁春胜作“从《类玉篇海》到《四声篇海》”（下简称“梁文”，载于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4年2期），我愣住了，曾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岛屿，谁料早有郑和下西洋，赶快告知学友停发稿件，因一时见不到梁文，便请各地师友帮我查找，近有辽宁省图的杨玉祥同志，远有南京大学信息系的华薇娜老师，时至2009年年初，各方陆续发来相关文章，使我大饱眼福。

其中“梁文”令我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，我是从汉字检索角度来观察《增广类玉篇海》的创举，“梁文”则是从金代这一时期字书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的，他写文章的起点显然比我高，虽然都谈到《增广类玉篇海》的几项创举，从学术上说“梁文”

<sup>8</sup> 《校订五音集韵·序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。  
<sup>9</sup> 见《字典史上的一块丰碑——〈四声篇海〉》，《辞书研究》1987年第1期。

填补了金代字书由《增广类玉篇海》到《四声篇》的空白。而我仅从汉字检索的发展述说几部字书的渊源。“梁文”分析原文讲解词句比我的理解全面、深入、细作，帮我解惑难解之词使我受益颇多。由于他文中的引书，吸引我去查阅张涌泉的《旧学新知》<sup>10</sup>。看过后觉得活到老学到老对人增长知识大有补益。虽然自己年近八十，面对年青学者的成果，阅读中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情真是难于言表，我为一句话费那么多的时日，那么如“梁文”这类对专著的研究的篇章，得下多大的功夫啊。由于自己对网络所知甚浅，使自己孤陋寡闻，晚四年才知道已存在的研究成果，空费时日耗费精力，所幸有失也有得。

上文除谈到“王与秘”这一称谓的出处是韩道升的序言的刻制之误，还有个年份问题，像留作业一样留给我来作答，请相关的师友予以审评。

关于“年份”问题：若把《增广类玉篇海》与《重修增广》两书作为一部书来研究是可以的，用现在的话来说二书应当是“原著与修订第一版”的关系，尤其是现在仅能从《新修玉篇》中见到《重修增广》。那么王太在《增广类玉篇海》中把画数融入部首法，是哪一年？没记载，若笼统的说是发生在《增广类玉篇海》，其年份就模糊了，假如定在《重修增广》？是大定甲申年（金世宗四年，公元1164年），以此年份定为画数的融入，显然不妥，那么《增广类玉篇海》是产生在那年？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不能忽略的。

反复查阅，翻看已有的篇章，也可说“败也萧何成也萧何”，在韩道升的“新编改并五音篇序”中的这段话至关重要：

至大朝甲辰岁先有后阳王公与

秘详等以人推而广之，以为《篇海》，分其画段，使学人取而有准……复至明昌丙辰（公元1196年）有真定校将元注指玄韩公先生孝彦……

经查“中国历史年表”，金代是由公元1115年起至1234年止，其中含有两个“甲辰”年，即公元1124、1184年，而《重修增广》成书为公元1164年，《增广类玉篇海》理应在其前，其之前的“甲辰”年是金太宗天会二年，北宋徽宗宣和六年，公元1124年，显然这是《增广类玉篇海》的书成面世之年。

据此，可以宣称：金代学者王太将画数融入汉字部首排检法，于公元12世纪，金天会二年，即公元1124年，首次施用于其所编撰的《增广类玉篇海》，部内分为二十段。

希望各方师友，对于这一年份的确定提出批评指正或补充。并非是越早越好，应是越准越好，这涉及完善部首法融入画数的年份，涉及王太等先贤做出贡献的具体时间。

说道此，我们赞誉王太与祕祥等先贤，盛赞邢準功不可没。现今《新修篆音引证群籍玉篇》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，此书影印在《续修四库全书·229册·经部·小学类》。我们普通百姓能看到此书，是托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之福，同时，应向保存、出版、研究古籍的历代鲜为人知的辛勤劳动者们，道声辛苦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<sup>10</sup> 张涌泉《旧学新知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。